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七

卷第七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

與陳眉公書二 庚申

儀再拜眉公道兄足下九月十八日月再盈至十四日三日並出十月初三日白虹貫天此何等時乎眉公雖欲長為逸民安可得哉夫子紀逸民終之以無可無不可夫子豈淺心男子矜

詡過情如漢宋諸儒之說哉益以數子之時猶可為逸春秋之際不得不老於廛足間欲求一可不可得耳士生三十年前此時八十九十郎天下有大故亦如世外人自可安枕後於此者郎欲佯狂詐盲恐世不乏公孫子一流人耳千古名士苟當亂離鮮得自全唯楊鐵崖挾妓游山向偽周主索酒資差為自得然以夷狄為故主故得綽然進退耳生今之時雖在巖穴沐耕

鑿之休者累世弈代安得為此言乎永王璘唐之帝子非盜賊也李供奉遂以失身致恨曹孟德一時之雄徐元直以非所欲從終身不見所長況大亂之際更有不可知者乎士生此際決機而避大約患在先時然使靈武不得長源一二年後無一事可措手矣只紛侍春宮及祿山創亂亦復數月不聞急奔關中同與馬嵬之事此便是沉機養晦處有山可棲聊為終歲之資

眉公有意便結伴去耳從唐仲言處得籌遼備考言甚典核爲之壽梓且悲而序之以百册供記曹友人譚友夏爲刻數書稿相遺數十本已盡不知友夏在雲間不可爲索看也過吳閶耑伻函訊如志意相符不妨重訂苟有可否不妨傾教

與陳眉公書二　壬申

不孝孤之所以言兵事者實欲如鬼谷子講秘

學於空山待儀秦涓臏尉繚之流河汾傳遺經於荒土待趙郡淸河鉅鹿之輩自出而匡時耳世之不知者遂欲使之兜牟而褊襠處非其分逡巡遜避適有妖警宿將狂詈本兵以冀自免孤實不安請當前鋒欲一掃妖氛仍還初服築舍道傍師期未定而巳聞家慈病耗矣乞假不得冐罪而奔而哀訃巳在中途矣六事失脚兩節俱虧悠悠蒼天毒儀太甚矣今奄奄餘息轉

輾草土遊魂寘魄亦無顏色中夜思維倘得先生一言庶幾不朽即不勝喪遂從先慈尚可伸鬚眉於重泉碧落之間耳先生其許我否耶敝琶妖寇四起將來之禍不在鄒嶧之下惴惴日夕幸卜吉於次月十一日勉襄窀穸如椽之作雖不及藏之墓内得爲立一傳流布人間則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方在草土未得躬請稽顙拜使仰冀俯俞荒迷不既

與陳眉公書三 壬申

近接邸報有特旨命先生條議以裨聖化此吳宮諭陛見後所自請者乃未命安車先煩明試雖明主虛懷望言如渴而以辟雍乞言之典改為自獻轉聞亦古今之創局也低徊數日未知先生何以處此不對是慢上也身可辭官道不可辭言且無道之邦亦言遜耳何至緘默於有道之時耶若言之亹亹則上似以言試用不

似以言干用如是則何不應制於少年縱不然又何不爲河汾之獻策而待富春之尋求耶先生處此必有其道矣若以愚計之似亦有至當之規焉凡隱遯家者唯陽城爲諫官久而始一發其餘大約有道之從容多而忠臣之侃侃少卿吳宮諭一疏亦似失天下之望然此猶召而言也今不召而言不唯叩閽無路正宜偕此以紓目下之悶悶且亦當正色凜然示非好爵

可縻今日之事 主上輿 動漸改初政鼎鉉之間果否休休兵不戢而日焚民竭澤而生計國勢如累碁天下尊不知而尊敢言先生奮其大勇語必刺骨使懦夫却步志士撫心夏殷之季尚有龍逄 二祖涵泳使龍逢見於丘園亦千載之奇遇也不然天下後世責於嘉遯者百倍常人或語或默易貽多讒萬惟加意

與孫啟泰書一 乙卯

伏惟吾兄以松雪之姿振霞天之表早風輪俗之中瞻北方之豪杰真天之未欲棄斯人也元儀决膽快吻不宜一世然不可易之懷不可換之骨亦幾幾乎不欲與世宜也年來憤衷一激遂從軍三載昔人所謂臣跡大奇殆如是乎然事不成則棄一身事成必不受一官庶幾以媿天下之以青顱易紫綬者然亦如孤花野竹自示入貴人園圃聊樂獨懷豈期共賞雖然一死

易而不死難只今三十二歲使時無可死事無可死則從此以後數十年欲以青山白石作保認一有走失便累保家若非哲人偉士時爲箴砭失初懷而慚末路方慮之矣三年從事於鹿伯順眞得所師欲因伯順以從事左右私衷亦三年矣切懷懇念其敢自棄於次公之歸也敬長跽以執雉

與孫啟泰書二 戊辰

元儀再拜啟泰孝廉足下曩我與足下言曆事足下若回其夙心收此淵見任爲訪邢先生遺書今既匝月矣足下不我報豈尚未悉欵欵耶敢不避蒸溽爲足下言之曆之職今掌驗於術藝之流敎學於疇人子弟其人即極其至握其署篆溽加淸卿亦不得列於士大夫今爲士大夫者乃一旦欲言其言何怪人輕而疑以爲僂而爲此者然一嘗稽若古乎曆之學至神堯始

大備堯立萬世君極其所存之書唯堯典數簡耳言曆者居其半其命曆官者且在咨岳舉舜之上則所重可知也然又不能如命官疇咨可以十言埀則也極人巧以爲機衡猶不足而驗之四方叅之草木禽獸以極其密又分職四時以致其專而始得成萬世之法凡創法苟自聖人皆可守之無弊而曆自三代以上不可詳矣漢以下至於元凡五十六改其法至黄衡始密

至郭守敬始極密其制器自張衡始精至郭守敬乃更精豈聖人有不足哉則天則不足矣

孝陵灼然玄象一因守敬之舊故得三百年而不至大弊今自日食以驗其所訛不過在時刻分杪之間而不至如答之訛一日二日者然其訛已非一旦矣特憚而不改耳前輩自童軒樂頀華湘以及俞正己周濂周相皆極言之近年如鄭世子載諸范瓛方守已以及邢觀察雲鷺

皆溪有所見欲身爲自試至萬曆壬子邢先生
時已在田乃累疏不休而范先生老矣亦汲汲
有言是時公卿苟且便安不以爲急士大夫且
從而咻之以爲干進以爲假它途宗伯已具議
欲行而　神廟政多高閣盈廷之論又募爲之
倡和者遂中廢我湜是時生十九年矣略得其槩
欲束書從邢先生受其業無慮屈督而儒自不
可置第一事而竊見世人不喜言此邢先生託

十餘矣一旦棄賔客誰爲發枕中鴻寶者不意
猰貐當道驅人遠竄遂不克此志悠悠數年至
辛亥再入長安問之河北長老邢先生已棄賔
客久矣嗟乎僕之罪也僕之命也復何言獨念
容城蕞爾耳楊仲芳生自畢門非有世訓乃爲
郎南中即從韓范洛學律呂至能手製十二管
以叶降鶴之祥於曆學亦浃有所解惜舉義淳
不及著述耳去此亟百年而復有足下涵咀道

德篤培天植卓哉霞表粲矣月華僕不肖得以
草木臭味辱贄蘭譜嘗恨元美諸君徒以意氣
激昂使仲芳存沒之際不至寥落耳乃需匿藝
翰無志遠扳與仲芳舉同枘誼同心不能相鼓
蕩以就仲芳律曆之學今僕憊矣怨讟所加身
攢枉矢犴狴遊魂神明不還乃復與足下眷眷
論此誠以李都尉循髮賭語尚楚楚可聽使奮
其意志猶可洗老母之辱雪執友之寃乃自甘

忞忞老於王庭使後之苗裔入主中夏尚諱言其後豈不痛哉僕於才技不能具如少卿然執殳桓桓吐辯涙涙勁有成矩不肯悲耳自謂近之而又未嘗有不復之恥屈身之辱徒以府主之故爲貴要所疑劇刻　上恩言便宜刺刺以此取忌耳然究其意亦不過褫其冠裳永相禁錮此亦何損初懷而　王恩怏眷反復增端然不三月人事兩敗今舉天下之惡我者亦不能

言非誣妄特以泄自玄黃不欲爲僕昭昭致人
昭昭耳僕即死今日亦可上先人之墓苟存餘
息不以窮儒者大業而日耽文史及其垂老自
嘆雕蟲亦復何益且十九至此倏復如之行年
三十六歲不知來日尚得此否故不揣愚力欲
足下向其所親搜其遺書與足下共爲研索庶
使芳不寂寂枌社而僕亦有辭元美足下竟未
悉此款款耶昨見邸抄此月朔日食錯謬[illegible][illegible]

上方震疊臺官毅然王攺然度今天下不知有
邪先生否耶我與足下言未旬月而　聖王制
作沛發其端或若先之孰爲後之僕僃矣足下
能無意耶雖旣渴而鑿似爲後時然氣機先動
豈無天心足下勉旃無多讓

與譚友夏書一　庚申

遥憶友夏坐孤舫中與西湖相暎發致足樂然
臥湖逛北泪歸簡故簏書遲滯十日念友夏不

能待我行我不及一言贈友夏行友夏豈無一
言晋勗我乎度友夏不爲文必爲詩詩之旨微
文之旨暢微則可思暢則可則友夏必居一於
此矣歸訊之守舍人不可得謂友夏豈忘我哉
將無未行耶負雪披風尋獻獳於水畔乃得友
夏一函何其淡而切簡而盡也世道交喪久不
聞此義矣自謂能抗之者必儀儀所可盡者必
自友夏友夏竟先之矣儀不唯樂得善言兼自

信其志矣吁嗟友道關門杜口一時之權術沉氣小心終身之寶鑑儀雖不敏敢不從事於斯儀嘗自量遠不及古人然生今之世爲今之事亦其分也任人爲之而已不能與人不能爲而已復不能操是自棄也亦棄世也然黽勉爲之而力從乎心依稀爲之而心負其力兩者相去咫尺千里此它人不能知而已知之已不能知而知已者知之可一日無朋友哉然朋友不易

不獨世道交喪也人之識學有如其面西子南
威世不再見而好色之徒無不以意迎之見其
可者而意足矣寤寐之求鐘鼓之樂死生之盟
俱是人也孰知其不足勝此哉及意倦事非審
形度滓始悔而別圖而精髓已銷亡矣今之取
友孰不知此取之其上僅得其中所友僅僅於
斯而欲望識學超邁遠步古人不可得也今友
夏許我有其質而我自謂友友夏爲得其友眷

焉千古敢多讓哉雖然我以友夏爲勝友友夏自視當何如友者交相資也我無益於友夏敢損也乎哉其志可信也願友夏早來相爲琢磨

與譚友夏書二 癸酉

不見友夏約略十四年不敢問友夏不記何歲時矣然吾友夏何日不在儀意中夢中也得見哲翁恍如見吾友夏相持熟視者久之無暇及他語也十四年懷友夏詩非一然亦不得寄友

夏以非欲友夏見吾詩而後作也十四年之間
爲兵子矣制而爲祗矣逮而爲因矣謫而爲戍
矣今且羈而爲纍也然亦嘗厠玉堂之末序與
虎帷之上佐登大將之高壇此皆夢也夢之中
稍稍留其影者唯詩文耳我嘗言天下知友夏
之詩而不知友夏之文友夏亦嘗心許此言儀
嘗爲西湖看花記伯敬甚許之而友夏不與也
此儀謂友夏深於文且深於伯敬之文也嗟乎

此事本千古比鄰今交併而未失安可怨尤乎
但恨別友夏久不得時時時如狂鳥龍潭設几分
席如作會課時耳嗟乎古今人如此爲古文詞
者寡矣而憯乎其不久也今弟四十歲矣所忤
時漢知不殺之不已近日督催代人納海漂糧
至尊兩臺以下滌此非欲我活也且數年摧殘
神志恍惚自知不永年矣兒不見殺人必殺之
人未見殺神仙古佛亦且呼之今已屢有其徵

矣嗟乎身不好當時之譽爲飾名求號之舉且失身戎伍人且指之爲兒年不識丁之流卽異日或傳之後世而與宋之曲端合之郭登同名士之大耻也故不自量輙自衰刻其文曰四太集其詩亦有數種合之爲二百卷而又加之外集其三百卷冬可竣矣我於詩十年來竟不能抑其性情以就人之所謂格而自謂格生於性情猶音之出於喉咽之間不亦可得而强也我於

文不能摹古人以成其格而自所出格似古人亦不能出乎其中蓋無所不有者適因其時非求備也有所偏至者自成其性非好異也斯意也固不敢望許可於千百年之後而敢望許可於今之人然不敢爲一人言而爲友夏言者以友夏卽罵我嗤我而賞我者自在也彼巳之子又何足過而問焉今先刻二詩稿幷外集二種戚輒先附覽三酉逑中符將以追攝困狴犴而

困三隂瘧者且十度矣苟不及見此集之成則扁舟過白下督弟兒子成之而爲一敍焉此友夏之責也如其不死則友夏之或諾或否非我所必矣水火交作殊不成字畫可咲近懷一首并往

與潘木公書 癸酉

別之夕疾大作一晝夜間遊岱者屢矣得所言錢君一劑即良已始信足下以知我而兼生我

中翁自七八歲即歲一病病必三四月始起其三四月中俱以讀書爲醫藥未知其可以致病也如此三十餘年豈頓及此輒不自信次日復讀一卷竟氣輒墳胸勃勃從口鼻出正如一斛黍飯熟甑乳間如野火帶者數四橫據於中頭目俱可就而然也乃發大[illegible][illegible]以牟我之木公爲證自此終身不復讀一字有字書叢翁外禍方熾內體未平檢之於道似不衆年平生嘗

日不願有詩筆願文筆不願有文筆願史筆故
十七八以來卽欲捐一生精力爲本朝成信史
爲馬遷續史記年二十二嘗齋沐誓之于廷益
廷益欲弟以前半生立功後半生立言自度奔
走餘年必不能就此故隨時綴拾稍不負日而
已頃芟除大半次第其稍可存者得詩五十二
卷文一百四十八卷他說家者流靑光十卷靑
泊史漫二卷六月譚十卷掌記六卷督師紀略

十三卷瑕老齋雜記三十二卷福堂寺貝餘五卷戊樓閒話四卷澄水帛十三卷藝活甲編五卷英詩文外集三百卷巳忍汗付木矣未竟者爲易會史爭史耗凡三種編輯者自武備志二百四十卷行世外尚有史快略書輔臣詩壽山志永歎錄徵異錄等略約千餘卷不與焉此不特負史筆且負詩筆文筆矣然度天上羣眞其所學不可知觀其著述亦未有太勝吾曹者則

余從此不永次之才鬼不屑次之頑仙亦未肯也苟或無死道則與樵牧豐相忘於紅巖碧嶂之間道泰則姑毳帳羊羔淺斟低昂與党生者共一風流不亦快乎雖然弟作此牘竟將仍附家集中其亦春秋書獲麟孔丘卒之遺意乎木公將無曰誓贅矣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七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七十八

卷第七十八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二十一

與傅遠度書一 己未

辱教所著君王將相書并委作序且曰非子不足敘此書嗟乎遠度子之望我過信我者踰而亦知我者淺也我敢不竭其愚大約創著之言不難於新越而難於典則述往之言不難於詳

繇而離於生發生發者不離乎同事不出乎同言而其氣自足以起千古其風自足以流百世若舉千古之事業而皆出於我一人之手要使千古之人嘗見我手之所自出此史遷之莊詼半雜純駁互存而後世終莫之踰也嗟嗟遶度其度幾矣然儀竊闚之凡爲人作敘者必使作者之意盡通於敘者之心而後敘者之心足以發作者之意亦必敘者之心盡見信於作者而

後作者之意不及見聯於叙者此不易之常轍而近世之文章家所不及講者也儀心病之今抉其弊可乎足下自成一家言其去取是非成乎一心本以獨而開後非可以尋常之意見中庸之弊訛而相溷也然創其獨者必先成其獨之意而後其獨者可以攝衆而稱尊故以史遷之筆而班掾謂之自相背戾良有以也今儀所疑者五敢爲足下數之李吉甫之功旣見錄於

遠度若李裕之籌邊於外决筭於中開誠布公
雖微必錄長略遠計無施不當此中古一雄也
遠度豈以黨人少之哉黨之瑕不能爲贊皇諱
然天下有激黨之牛僧儒苟非聖人安所逃之
而竟不得列名相牘此一疑也　武廟之末
天子棄羣臣於豹房䟦扈之將不軌之闔布列
要地而肘腋豺狼之卒不減於董卓關西之師
僉謀未定之介弟遠在數千里之外而一旦揩

大從容鎮囂散逆黨收逆骨葬致誰何此開闢一奇也而遠度獨歸之梁儲及閣儲之傳又不敘其大者而獨稱其　武廟在御之事此所謂舍大而取小也愚以楊文忠之功實在社稷遠度竟不之察豈中王瓊之言乎瓊才臣也兩賢相扼未可分袒然使廷和不敘於相則霍光無施面目之地矣此二疑也王濬滅吳不唯功高而且英爽可喜然論其人者當論其根底論其

時者當論其難易以與末之時細量濟之本末恐不敢與諸賢低昂也此三疑也李允則智畧非常可以遠匹行儉近勝守仁然李綱宗澤虞允文於艱難之中無尺寸之基而事隨意辦業自忠成此天之所以報宋而爲千古開一不可爲而爲之局也較之允則難易甚矣遠度一人不錄何以勸將來勵臣節乎若以成敗論人乃腐儒之曲見而知遠度之必不出此也此四疑

也沉希儀兪大猷遠度既錄之矣而當是時叱咤指麾之間奠江南於衽席保社稷之靈長如胡襄懋者可不謂及乎襄懋之扃畧盡破文帥之體以此買禍以此毀名然非盡破文帥之體亦不能成此莫大之功愚以爲本朝之大功大約出於文臣若劉文成之翊運開休適逢其時于忠肅之再造社稷身在中樞王文成之芟夷簒逆本非其敵若夫襄懋以數千之弊卒掃數

十萬之積寇內無賢相外無猛援而指顧成功
則亦本朝文帥一人也特不幸而無一佳傳詳
序指畫以發遠度之心爾此近日朱文寧司成
亦嘗悲之命儀詮敘其事為立一傳倘可以備
采擇乎若戚少保者較之古人誠所不及然不
得與俞沈並列亦痛心也此五疑也愚有此五
疑而更有其大者此固僕與遠度不謀而同之
言然與遠度著書又不盡然也徐中山功冠一

世史不敘其戰略郭汾陽亘古一將而史並詳
其居身之妙此古今人之讀書不察而儀白夜
痛心嘗與遠度言而莫逆於心者也然以之歸
咎於史臣則可因以遺其人則不可必欲以文
而棄人則本朝劉文成之傳亦不能如史遷之
傳留侯而遠度之存之者以其人爾此所謂自
相背戾之甚者也願遠度存此二人無以爲白
圭之玷若遠度必欲棄此二人而後見此書之

異則又楊雄王通李贄之偏見而非望於遠度者也自敘中主人披讀之餘倦勤有差一語此文人之點染而亦不願遠度有此言以開不知者之訪敢妄作者之心也至其字句小疵抹註本中不復一一遠度淚於此矣而獨望我之過信我之踰而且知我之淚士伸於知巳安得默默無一語而且不通作者之意致聹作者之心取譏於後世滋昧於寸心乎唯遠度裁而教之

幸甚幸甚

與傅遠度書二 壬戌

嗟嗟天何毒孤至此極也孤十年以來歸侍慈幃及迎養白下盡日可討也方謂天路想絕小居包山治精舍奉老母修淨業庶幾菽水之歡又爲時所奪使之兒年而禰禰旣棄不律作粗人便當𠏉奴蕩苗上報天子割尺寸之幽峽戸口之奉以畢一日之養而又奪之是也嗟嗟

又何壽孤至此極也頃樞相不知儀遵大故巳
以卑營大將相屬命使相督期以歲內抵關儌
鄉醮臺知兵者也方在招募爲西征計又以相
屬下檄郡邑督促就道孤聞之禮曰旣卒哭金
革無避非利而爲之則可也今天下之患在徐
夷之上伯翁之誼弟不敢辭然使之不卒哭而
行弟亦儒者也豈能背禮一步哉荒迷中草得
先慈行實雖或未失矩矱至其煙波漂渺處哀

毁之中投筆心痛實不盡百一也平生所長唯此却又不能自致於親摧心裂膓叓難言喻唯遠度憐之爲作一誄則孤庶幾逭不孝之萬一未知遠度許我否耶嗟嗟天之毒儀者如彼儀之不能自致者又如此使路人當此遠度錫類之懷必有不忍况素受知如儀者乎遠度諸之矣王臣

與傅遠度書三 癸亥

翁自攉大故萬念俱灰褰事以後始御醴酒千
鍾杅呑一闔眼夜在子丙巳偃臥一榻不復到
壢國矣自念平生本無他長只以文字議論稍
先於人以此爲同人之所收今以時方多故遂
欲以功名節義自表一時處屯居否望亨冀泰
庸人知其難翁豈獨昧乎只自度心膽尚大三
代以後勳名之士自料苟遇其時未肯遂讓三
舍使天不我與則磊磊落落作一忠義鬼亦未

爲辱祖忝而累知已也去年妖氛弟當本兵良縮大將懦避之時請當先鋒亦縉紳之所咋舌也而一阻再稽遂使戡定之功讓之庸豐今年黔中報城破在旦夕貴宗元軒侍御請緩齹差而往已奉俞旨一得部覆卽推弟爲大將苗捷忽至部覆遂已此雖事尚未竟而弟終恥爲牛後矣使天下果無事弟仍退處丘壑竟弟文章之業亦可不朽奈東事未寧枕戈尚無緩期頃

岳撫軍薦弟以南中之銜於役於塞所臚薦者丞二百人特薦者甲乙科共八九人明旨獨允弟與雲間姜雲龍耳督師樞相又以書見招欲弟將登萊奇兵督促就道夫出關渡海皆弟本志更復何讓但有下部之命正需部覆而弟奔命如不及是弟愛一官也嗟乎遠度知我心者若不肖儀不傳則已傳則豈以三公增其榮匹夫損其價哉故弟上督師相公書求其爲移文

樞部辭免擬銜方敢就道其辭有云儀本以心
血報國反以口舌得官在朝廷欲以寓市駿之
權在人情反似隳式蛙之意遠度以其言爲然
乎否耶弟墓舍未竟墓前一片石未勒故移家
吳門以一兩月中完此未竟嗟乎弟縱百死何
能補萬一於吾母所以補萬一者唯在吾子之
一誄耳古之朋友能輔人之善使自爲補過今
之朋友能以錫類竟使其救過懷德至此寧有

既哉使兩月之間天心悔禍奴氛遂掃弟九部十學次第可成堅志一丘觀足下異日之勳伐作記陳詩以揚休光王唐王李一代之雄使弟克成未知鼎在誰手豈不快哉若終不獲已恐自此一入徼荒死生禍福俱付度外遺文誰知是累遠度矣遠度念之哉

與傅遠度書四 癸亥

別去至德州見高陽公薦疏此老自宣府以來

未嘗薦草莽一人今皆我不敢不感也至郊外始見部覆允我用而免我招募更快遂拜前疏力辭又悞蒙溫綸想於邸報見之矣書生蒙此聖恩不可謂不渥知已不可謂不淡然時事則甚有可慮者關內外之兵三月無餉此何地何時耶宰相行邊部中反扼其權此何地何時耶撫臣賢否不可知然樞輔未有言而人欲用其鄉曲遂強坐以不和之名此何地何時耶弟今

奉旨已三日明日長發矣布衣葛巾仍吾本志事可爲則功成犂虜茅郎亦庶幾滅蔡之幹豈枉一官如機緣不湊振衣千仞崗自作千秋計耳古來徵士聘君終其身者豈遂謂史冊不光耶

與傅遠度書五　甲子

嗟嗟遠度爾聲何時已耶弟尚未殺賊而郎欲餌以一官此不欲殺賊也弟舊有詩云若論千

秋薄畫麟豈一翰林供奉足以易我犂掃之志者今時事如此世有中人執政而容英雄建非常之業者乎使弟肯少融通則陞太尉功業亦反掌而使弟爲此則縱冠遠遊垂九旒亦何顏對遠度耶已矣明春交軸轤革車即乞身耳文寺事弟已詳其扎中秋途一蹇不可已也

與傅遠度書六　乙丑

元儀頓首遠度足下弟於五月間樞部爲覆金

復大帥督師已爲分撥兵馬議處官屬旦夕上疏而潘掌垣之疏忽得旨以未有功效此非特阻翁進也正阻恢復河東之策耳翁義不可倖去遂爲畢節汰一事歲省縣官六十餘萬而翁亦病矣在右屯時適有柳河之事原以抗天下之議不敢大舉庶得小捷可以鼓天下之氣而徐用之迺臨發而別屬故至於敗敗亦兩將軍三百六十卒耳不欲恢河東者遂備張其吻

而督師公得去矣翁此時去未可謂倖倖而部
覆尚欲留之翁豈部所可留者哉祗羞滿世同
軒徒若論千秋薄晝麟翁向已言之矣近事定
案則翁又有句云元老不輸西夏績幕僚尚欠
蔡州碑此可與遠度言之今日亦可與天下萬
世言之後日也翁明年二月可春氷一航淸和
時節正在行役重五好共飲蒲酒矣又有句云
何以酬明主途初還故鄉翁三年負毋十詔負

君若非絕不受一點恩澤幾無以自明於天下故三日一牘五日一記正枉求當事弗以好爵奪人媿恥此或亦可得之於人而聊以謝遠度矣出處大節不敢不告之良友他不多及

石民四十集卷之七十八終